

时代精神失语下的创作归位与本心回归

■郑文源

近日，一部聚焦潮汕乡土烟火与民间温情的影片引发全民共情。观众于朴素克制的叙事中，触摸到传统生活的坚守、纯粹与安稳。这场集体情感动容，并非单纯的影视消费共鸣，而是当代人对五十年时代精神流变的集体回望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人文反思。

作为深耕美术创作、美术出版，并拥有多年海外艺术研学经历的文艺工作者，置身时代洪流与文艺圈层，纵观社会变迁与艺术发展脉络，我愈发笃定：读懂当代社会、读懂当代文学与艺术的核心密钥，在于厘清传统的“道德诚信”与当代的“金融信用”之间的本质差异——前者以人格为本，是无条件的本心与良知；后者以契约为锚，是可量化、可交易、可博弈的规则体系。

在传统社会中，人格立身、本心向善、踏实笃行构成社会的核心底色。诚信根植于人的道德信仰、家庭伦理与生活准则，无关资本杠杆、无关速成功利、无关透支博弈。

扎根于诚信底色的时代，文学与艺术拥有丰沃而纯粹的创作土壤。彼时的艺术创作动机自然饱满、主题清晰笃定、情感真挚厚重。创作者立足土地、扎根生活、共情人性、敬畏时代，每一份表达都是对真实生活的提炼、对质朴人心的描摹、对纯粹时代的回应。艺术从来不是空洞的技法展示，而是创作者与社会、与时代、与自我的真诚精神对话，作品有根、有魂、有温度，蕴藏恒久的人文力量。

正如这部乡土影片中阿嬷日复一日晾晒咸菜的长镜头——没有冲突、没有煽情，却让无数观众动容，因为它还原了“劳作即信仰”的生活质地，那是诚信时代里最朴素也最坚实的存在方式。

数十年来，我亲历国内当代艺术生态的完整迭代，从美术出版的理论梳理，到海外艺术视野的对照思考，再到对798、宋庄等核心艺术圈层创作现状的长期观察，清晰窥见行业症结：当代艺术长期受制于外来潮流范

式、西式审美体系、市场资本风向与展览流量规则，始终处于被动跟随、模仿复刻、迎合市场的状态。创作者沉溺于样式创新、风格猎奇、市场博弈，缺失扎根本土的精神立场、共情时代的人文自觉、发自主观的主观表达。

究其根本，是时代价值的错位所致。社会丢失了人文诚信，艺术便丢失了精神土壤；时代崇尚了资本信用，创作便滋生了捷径思维。当社会推崇透支与速成，创作者便难以沉心深耕、真诚表达、扎根时代，最终将导致作品有形无魂、有技无韵、有表无核，难以诞生能够记录时代、共情人心、流传后世的经典力作。

身处潮流更迭、资本裹挟的艺术生态，我亦深知当代创作者的迷茫与无奈。但数十年的艺术实践让我始终坚守一个创作信念：艺术不被时代裹挟、不被潮流同化、不被资本架空，唯一路径，便是坚守创作本心，回归人文诚信的本源。

艺术创作的核心价值，从来不是复刻潮流、追逐流量、堆砌技法，而是唤醒自我主观意识、重建文化自信、回应时代深处的精神需求，以独立的艺术视角完成个体与社会的良性精神对话。在信用时代，艺术创作者更需要反向自省、向内深耕，回归质朴、回归真诚、回归东方人文根脉、回归土地与生活的本真。

传统生活中踏实筑巢、长久经营、真诚相守、默默承载的坚守精神，是诚信时代的核心底色，也是当代艺术最稀缺、最珍贵、最需要重构的创作内核。

此次乡土影像作品引发的全民集体动容，是一次极具时代意义的人文觉醒。大众在质朴的影像叙事中，重新看清：所有资本浮华、杠杆泡沫、速成虚妄终将消散，唯有真诚、坚守、质朴、长久的人文价值，是人间不变的根本。这场精神回归，也为当代艺术指明了清晰的前行方向：当代艺术的使命，从来不是服务资本信用，而是承载人文诚信、抚慰时代浮躁、重构时代精神。

当下，质朴、担当、坚守、笃行的正向时代风气正在



资料图片(AI生成)

悄然复苏。技术不断迭代、信息传播愈发便捷，但恒久不变的，是东方人文的立身之本、艺术创作的传世之根。

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，正取决于创作者能否在资本洪流中守住这份回归本心的定力。

慎言中国书画“转基因”

■杨鸿圣

当下，不时刷到一些书画界知名人士创作谈话的短视频，从中发现少数人说话失之偏颇，如“中国书画需要转基因”“中国传统书画过时了”之类的言论，令人担忧。日前看到一位知名艺术家在短视频中表示，大意是：古代的中国书画艺术我们肯定超越不了，既然无法超越，那就要用西方的方法来创新改良中国书画技法。听后令人咋舌。

中国书画艺术世代传承下来，从未倡导要超越前人，而是注重要在前人基础上赓续发展。唐、五代的书画在魏晋和隋代经典基础上发展出“形神兼备”的画风与“尚法”书法，宋代书画在五代基础上形成“院体画”和“尚意”书风，元代绘画在宋代基础上演进为“文人抒怀”，明清绘画又在元代基础上走向“多元化”发展。发展一定是有“基因”的，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。否则凭空臆造，就不是发展，而是胡涂乱抹；而完全套用西画进行所谓的“创新中国画”，更是无稽之谈。

科技倡导创新与超越，艺术则注重在传承中发展，其文化基因不可断裂。笔者并非一概否定借鉴西画之长，也绝非反对在坚守笔墨底线的基础上吸纳外来营养，但必须明确：中国书画的核心“基因”——笔墨精神、诗韵内核与东方审美意趣——绝不能动摇。否则便是舍本逐末。一位书画工作者，如果自身能力有限无法做到继承与发展，并不意味着他人也无法做到。当然，书画技法本身有高下之分，能登堂入室、臻于至境者，从古至今凤毛麟角。可现在有些人就是以自我为标准，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别人也做不了，甚至不让别人去做，又急于求成，于是利用掌握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鼓吹“转变

基因”。对此，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。

中国书画几千年来始终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高峰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除了技法难度与西画不同，还具有难以言表的无穷东方诗韵、儒道精神与神奇的笔墨意趣。

在当下从事书画工作的人群中，热衷于“吃快餐”、走捷径而不愿静下心来锤炼真功夫的大有人在。以山水画为例，古代的山水画中多数有人物点缀，让观者感到画中除了意境表达，还具有世间人情味、烟火气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大自然那宏大气象与渺小人类的对比。反观当今某些人急功近利的山水画创作，有几幅能看到有人物植入？究其原因，是古代很多山水画家不光通书法，同时还擅长人物、花鸟画。而当下某些山水画作者连山水画起码的笔墨技法都不过关，在他们笔下呈现的只是树石表象、构成，或者是抄写风景照片，道、法、术、器不分。

在谈到中国画题款时，也经常听到有人说这样的话：“古代画家很多不落款，说明书法对画不重要和画家书法也写不好。”真是危言耸听，无稽之谈。说白了，就是这些人对中国书画只是一知半解，或者说是在为自己不懂书画真谛而找托词罢了。

试想，古代能书画者大多数是读书人或权贵子弟，他们首先要学会写字作文，然后参加科举考试（科举制度自隋文帝杨坚时期开始确立），科举考试要求书法与文章俱佳方能过关。关于图画，早在南朝，顾恺之（光禄大夫）就提出：“图载之意有三：一曰图理，卦像是也；二曰图识，字学是也；三曰图形，绘画是也。”其实，北宋之前画上少有落款，是一种惯例，而非书法不佳。到了宋

徽宗时代，在其倡导和推动下，画上开始出现题款，此后题款之风渐兴。至元代，科举被废，文人仕途受阻，画上题款进一步成为抒发个人心志的重要方式。当然，题款从“无”到“有”、从“简”到“繁”，归根结底也是书画自身构图审美自觉性不断提高的结果，是艺术形式与文人情怀相互作用的自然演进。

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书法家与国画家又是两码事，即专事书法艺术的书法家不通国画是常事，而专事中国画的画家必须先懂书法方能入道则是常理。两者不可混为一谈。

之所以每个时代大师少现，根本原因也在于中国书画艺术难度大、要求高，限于能力和才情，使很多人退缩了。还有不少人自作聪明改弦易辙，只有极少数具有大智慧和艺术天赋超群的人才能走出一条成功之道。只因为中国书画艺术难，作为中华儿女，我们才有责任迎难而上保护、传承和发展，不是畏难而逃避。所以只有凭良心做事说话，只有认认真真虚心向古人学习，只有虔诚地努力钻研传统经典，才能真正扛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面伟大旗帜。

大咖有话语权，对公众也有引导力，千万不要信口雌黄，否则很容易误导涉世不深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确立或没有主见的粉丝。不珍惜自己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书画人，如果一味地放任他们为求异求变，无血统性地为创新而创新，那么，将会造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断裂甚至消失。

拥有话语权的书画大咖，在中国书画这门世界性伟大的东方艺术面前，请一定要慎言。